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结构测度、演变及空间格局研究

王思语¹, 昌忠泽², 韩子月³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 上海 200355; 2.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 北京 100081;

3. 澳洲国立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 堪培拉 2601)

摘要: 贸易结构反映一国对外经济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发展水平, 优化贸易结构将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 夯实产业布局, 深化与世界经济体贸易合作。选取 1995—2018 年 6 个关键节点, 引入技术要素测度出口产品附加值, 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迁和空间格局演变。结果发现: (1) 我国出口产品组逐渐向中高端区域移动, 但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组仍集中在低附加值区域; 资本输出份额提高, 消费品的进口长期处于低位; 在空间格局上, 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强度不断加强, 但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出现一定的弱化势头。 (2) 信息技术、制度质量、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对一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 针对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与高水平开放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贸易结构; 贸易技术测度; 产品附加值; 贸易重心

中图分类号: F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3)02-0023-12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evolu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trade structure since reform and open up

WANG Siyu¹, CHANG Zongze², HAN Ziyue³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Shanghai 200355, 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2601 Australia)

Abstract: Trade structure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s industries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world. Optimizing trade structure will help impro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nsolidate industrial layout and deepen trad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selects six key nodes from 1995 to 2018, introduces technical elements to measure the value added of export products, and studies the change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and spatial patter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a's export product groups are gradually moving to the middle and high-level areas, but the product groups with the largest export share are still concentrated in the low value-added areas; The share of capital output has increased, and the import of consumer goods has been at a low level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patial pattern, the contact strength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increasing, but it is weakening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 quality,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22-07-29 修回日期: 2022-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制造业服务化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指标测度、形成机理及效应分析研究”(19CJY025)。

作者简介: 王思语(1990—), 女, 河南开封人, 经济学博士,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通信作者: 昌忠泽。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re crucial to the upgrading of a country's trade structure.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trade structure and high-level opening up.

Key words: trade structure; trade technology measurement; value-added of products; trade nexus

中国对外贸易通过依托“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呈现规模增长、结构升级、主体多元化、市场拓展等发展态势,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202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3.6%。此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服务贸易稳定增长。2022 年 5 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 562.8 亿元,同比增长 22.2%,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2022 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继续扩大高水平贸易开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中国贸易高水平开放,重点在于优化贸易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外贸竞争的技术复杂度与新优势。

然而,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小院高墙的分裂主义呼声愈发强烈,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断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由贸易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后疫情时代,以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维护小范围公平贸易的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贸易下行压力加大。自 2020 年,全球外贸进出口增速有所停滞,国际需求疲软,出口外向型企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此背景下,持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挥制度型开放促外贸外资,在困境中认清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在国际社会所处阶段,打造并夯实贸易强国地位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本文试图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贸易技术的国际空间分布与国际贸易质量,明确我国对外贸易所处的历史与现实阶段,为实现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从广义来看,贸易结构用来反映并评估特定时期一国对外出口一篮子商品的构成。贸易结构的优化能够培育跨国公司独立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规避国际市场大型冲击,提高产业资源优化的整合与转型升级。我国在规模与体量上是贸易大

国,但是在对外贸易结构质量上有许多急需改进的地方,如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粗放型加工贸易占比过高、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等,贸易结构的可持续优化对我国参与高质量国际分工模式具有重要意义^[1-2]。影响贸易结构的文献有如下几支:一是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动会重塑贸易结构的变迁。在技术恒定的假设下,自然条件与人力成本对于出口产品的价格、质量、多样化起到关键作用,对出口产品构成与贸易伙伴选择具有深远影响。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遵循比较优势理论^[3-4]。二是产业结构失衡引发对外贸易结构变动。比较优势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与小国相比,贸易大国产业集中度较高,相关企业所在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偏低,通过强大的市场占有率能够在对外贸易层面获得更多主动权。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视角分析,我国过度依赖进口中间产品,以低附加值方式嵌入全球生产中低端环节,长期导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失衡^[5-6]。三是技术差距引发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早期自然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具有重要作用,如今技术差距是拉开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决定性因素。高精尖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话语权,能够使得一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生产中取得领导地位^[7-8]。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贸易促进了数字技术与传统外贸相结合,加快了制造业服务化与数字化进程,促使贸易形态更加多样化。数字要素改变了国际贸易结构与贸易内容,实现了由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向服务要素转变,全球数字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对现有外贸体系产生巨大的技术变革^[9-10]。四是微观层面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影响贸易结构。出口产品专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能整合国内制造产业集约化生产与运营模式,培育“隐形冠军”企业,形成专业的细分市场,促进出口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11-13]。

从贸易结构测算来看,根据 SITC 分类可计算资本密集品与劳动密集品出口额比值,得到出口贸易结构变动趋势^[14]。然而,SITC 分类对产品划分模式容易忽略类似出口产品的某些共性,不利于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进行有效观察。还有学者从产业内贸易指数(IIT)、产业结构转型、出口结构复杂度、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集体企业出口占比来度量贸易结构^[15]。然而,以上度量方式多侧重宏观视角,采用静态的对外出口统计数据计算,未能实时刻画一个国家出口结构的时空格局演变趋势。自我国 2001 年加入 WTO 到 2008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爆炸性出口增长到出口增速放缓,兼受外部需求条件影响,区域间贸易格局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动态演变方式实时刻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结构的变迁。

二、研究方法 with 贸易结构测度

(一)研究方法介绍

Balassa^[17]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来刻画一个国家出口某种商品占其一篮子出口商品总和的比重与世界该商品占世界总出口篮子商品的比重。具体公式表示如下:

$$RCA_{ij} = \frac{X_{ij} / \sum_{i=1}^n X_{ij}}{S_{ij} / \sum_{i=1}^n S_{ij}} \quad (1)$$

式(1)表示在全球 n 个国家中, X_{ij} 表示 i 国在商品 j 的出口额, S_{ij} 为世界范围内商品 j 占全球商品出口总额。该指数越大,代表 i 国在出口某一特定商品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 Hausmann 等^[18]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作为权重,构建出口产品生产率指标,然后以一个国家各产品的出口份额作为权重与之加权,将其值定义为该国出口一篮子产品的整体生产率水平; Hidalgo 等^[19]使用 RCA 构建相似矩阵,从“产品空间”即产品间关联网络的角度,探讨了随着时间推

移各国的专业化模式如何发生改变。樊纲等^[16]提出了一种技术附加值的间接赋值原理,将权重度量从出口优势替换为显性技术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technological value-added, RTV)。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RTV_j = \sum_{i=1}^n W_{ij} \ln(Y_i) \quad (2)$$

式(2)中, W_{ij} 表示 i 国在商品 j 上所有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总和 $\sum_{i=1}^n RCA_{ij}$ 的占比; Y_i 表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反映技术的衡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近似替代。借鉴樊纲等^[16]的赋值,本文对式(2)进行改进,引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传递各国的技术动态信息。修改后的计算公式如下:

$$RTV_j = \sum_{i=1}^n W_{ij} A_i \quad (3)$$

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式(3)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①传统的核算框架存在内生性问题;②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投入要素存在“非同质”问题,如劳动质量不一。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 Akerberg 等^[20]提出的 ACF 模型,该方法在广义矩估计框架下解决了劳动投入与生产率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同时,劳动投入要素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以减少投入要素“非同质”问题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偏差。

(二)数据选取与贸易结构测算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贸易结构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故本文在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完整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并考虑战乱、政体更迭等因素,将中国以及主要贸易国共计 53 个国家纳入分析框架^①。进出口数据和 RCA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 UNCTAD 合作开发的全球贸易数据库 WITS(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为保证分析的可比性,选取按 HS 1988/92 统计分类的 2 位码产品组数据。

在测算产品 RTV 值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

① 亚洲包括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沙特、新加坡、泰国、越南 11 个国家;非洲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 11 个国家;欧洲包括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 15 个国家;美洲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13 个国家;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2 个国家。

引入是本文的一个关键。本文 ACF 方法下的劳动力质量数据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中间品数据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外国投资净流入数据。各国资本存量数据的获取过程如下:首先,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获得各国 1994 年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数据,从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EIU Country Data)获得固定资本投资占 GDP 比值数据;其次,根据张军等^[21]的方法确定基期资本存量;最后,依据永续盘存法计算 1995—2018 年的资本存量数据。上述外国投资净流入和资本存量数据均以 2010 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计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使用永续盘存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各国的折旧率水平。本文采取的做法是借助 BVD(Bureau van Dijk)系列数据库的 Osiris 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和 Oriana 亚太企业分析库,使用按行业分类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折旧额和固定资产总额数据聚类汇总估算各国的加权折旧率水平。具体步骤如下:第一,从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中下载按 NAICS 2017 行业分类、代码为 11、21、23、31、32、33、44、45、48、49、53 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的公司财务数据,范围涉及农、林、渔、建筑、制造业、交通和房地产等主要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其中折旧额数据来自所选国家和行业全球详细财务模板目录下工业企业的子目录损益表选项,固定资产总额数据来自子目录资产选项。从亚太企业分析库下载按 NAICS 2017 行业分类、与上述代码一致并且处于运营状态的非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作为补充,折旧额数据来自所选国家和行业财务咨询全球格式目录下工业企业的子目录损益表选项,固定资产总额数据来自子目录资产负债表选项。第二,由于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可下载最新一年及滞后 29 年的数据,而亚太数据库只能下载当年及滞后 9 年的数据,为尽可能全面地获取一个国家行业生产状况和固定资产折旧信息,本文均下载以上数据库中 longest 年限的公司数据。第三,根据财务报表中当年的折旧额比上固定资产得到公司当年的折旧率水平,在此基础上汇总求得一个国家公司所在行业的折旧率几何平均

值。第四,根据 CEIC 全球数据库中各国按行业分类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上述行业折旧率进行赋权,为了避免行业数据不全导致出现低估折旧率的情形,本文赋予权重的方法依据上述单个行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所选行业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例获得。第五,将上述计算的行业平均折旧与权重在国家层面进行加权汇总,最终得到该国的加权折旧率估计值。本文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3 点:①各国关于固定资产的更新与折旧状况不一,为在同一框架下分析,本文基于可获取的微观公司数据展开研究;②一个国家的上市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该国的行业发展状况,考虑到存在部分重量级企业并未上市的可能,本文同时增加了部分非上市公司作为补充;③从多行业层面进行汇总,这样就避免了各国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可能带来的偏差。本文共使用了 6 843 家上市公司和 1 891 家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

表 1 为经计算 RTV_j 后中国及部分贸易国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8 年进出口份额的变动趋势,分别对应改革开放初期、世纪交替、加入 WTO 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新常态和当前最新经济形势 6 个重要时间点。

表 1 中列举了 1995—2018 年 6 个所选时间点,包括中国在内的 22 个国家最大进出口产品所属种类对应的 RTV 排序位置变化情况。以中国为例,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8 年出口最高的产品种类是鞋类,对应年份鞋类产品组的 RTV 排序分别是 1、2、3、3、2、3(1~21,越往后产品种类的技术附加值越高),表明我国的出口产品种类多集中在低附加值区域;对应的进口产品组是皮革类和矿物类,相应的 RTV 排序所在 4、6、6、8、8、9 位置,可以看到,我国出口的产品种类逐渐向中端附加值区域移动,从 1995 年的位置 4 移至 2018 年的位置 9,这可能与当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以及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为主有关。改革开放以后的 30 多年来,加工贸易已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贸易方式,占据我国进出口额的半壁江山,占我国机电产品外贸出口

的70%以上,占我国电子产品外贸出口的90%。表1中同时列举了其他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以美国为例,最高出口产品组集中在蔬菜和其他类产品,这6个时间点对应的RTV排序是2、1、20、20、19、20,说明出口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区域,对应的进口产品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鞋类和其他类产品,对应的RTV排序在1、2、3、3、2、

21位,即主要进口低端附加值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构采取进口大量低附加值产品如纺织服、鞋帽等日用品、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的特征。图1对比了这6个时间点中国与美国在高附加值产品区域(RTV排序最后三类产品)平均出口份额的相对变化,虚线代表美国,实线代表中国。

表1 中国与部分贸易伙伴国最大出口、进口份额RTV位置变化趋势

国家	出口		进口	
	出口产品组	最大出口份额 RTV 顺序变化	进口产品组	最大进口份额 RTV 顺序变化
阿根廷	蔬菜	2、1、1、2、3、2	化学制品、交通和运输	19、18、18、21、20、20
澳大利亚	矿物类	7、6、6、8、8、9	交通和运输	21、21、21、21、21、20
巴西	矿物类	7、6、6、8、8、10	化学制品	2、18、18、19、20、18
加拿大	木材类	16、15、15、18、18、19	交通和运输	21、21、21、21、21、20
智利	矿物类	7、6、6、8、8、9	矿物类、燃料、鞋类	7、10、6、3、2、3
中国	鞋类	1、2、3、3、2、3	皮革类、矿物类	4、6、6、8、8、9
哥伦比亚	蔬菜、燃料	2、1、1、11、11、11	化学制品、蔬菜	19、1、1、2、3、2
丹麦	动物类	9、9、9、14、14、14	食品类、动物类	6、8、9、14、14、14
法国	食品类、皮革类	6、8、7、4、7、6	食品类、鞋类、交通和运输	6、8、3、21、2、3
德国	交通和运输	21、21、21、21、21、20	其他类产品、交通和运输、鞋类	17、20、21、21、2、3
印度	沙石和玻璃类、矿物类、纺织与服装	8、7、6、7、1、4	燃料、沙石和玻璃类	11、7、8、7、4、4
印度尼西亚	燃料、矿物类、蔬菜	11、6、6、2、3、2	蔬菜、燃料、金属制品	2、1、11、10、11、8
日本	交通和运输	20、21、21、21、21、21	动物类、矿物类	9、9、6、8、8、9
韩国	皮革类、纺织与服装、交通和运输	4、3、21、21、21、15	矿物类、燃料	11、10、6、8、11、11
马来西亚	蔬菜、机器与电子产品	2、17、1、2、3、2	机器与电子产品	18、17、16、16、15、15
越南	鞋类	1、2、3、3、2、3	纺织与服装、皮革类	3、3、4、1、1、1
沙特阿拉伯	燃料	11、10、11、11、11、11	蔬菜、动物类	2、1、9、2、14、2
新加坡	机器与电子产品、其他类产品	18、17、20、16、15、15	机器与电子产品、其他类产品、燃料	18、17、20、11、11、11
南非	矿物类	7、6、6、8、8、9	化学制品、其他类产品、鞋类	19、20、5、20、3、2
泰国	鞋类、食品类、塑料橡胶制品	1、8、16、15、16、16	金属制品	12、12、12、10、10、8
英国	化学制品、沙石和玻璃类	19、7、8、19、4、4	食品类、沙石和玻璃类、其他类产品	6、7、7、20、7、4
美国	蔬菜、其他类产品	2、1、20、20、19、20	鞋类、其他类产品	1、2、3、3、2、21

注:数字1、2、……、21由小至大对应产品种类RTV值由小至大的排序,进出口份额RTV的顺序对应1995—2018年的所在排序位置。该结果同时包含了按生产阶段划分的产品组,不影响最终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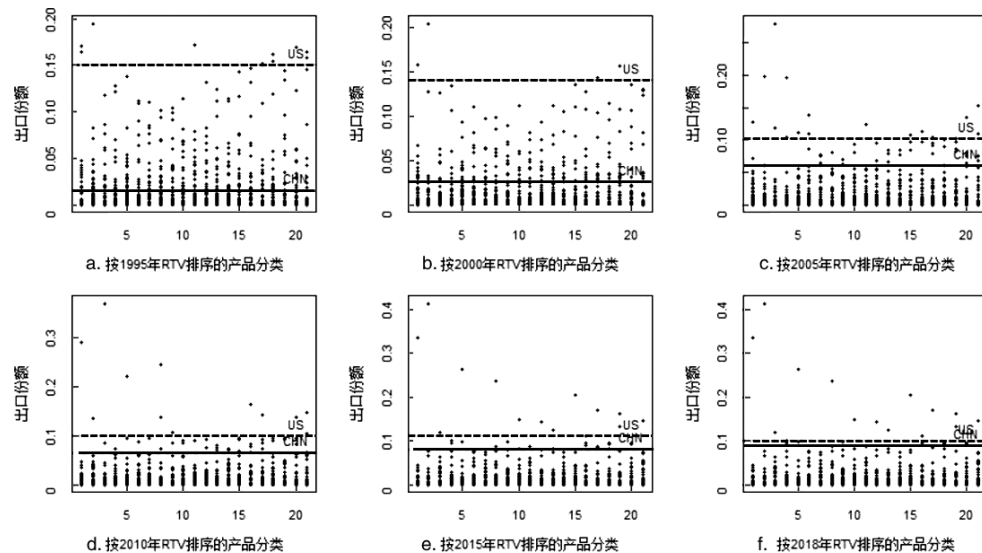


图1 按RTV排序的国家出口份额

可以看到,在 1995—2000 年中美两国在高附加值产品区域确实存在着较大差距。以 1995 年为例,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平均出口份额约为 1.70%,相比之下,美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平均出口份额在 14.47% 附近。随着时间推移,中美两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平均出口份额差距逐渐缩小,截至 2018 年,中美两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平均出口差额缩至 1.04%。这一方面与我国的经济总量以及贸易规模有关,另一方面体现出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与“世界工厂”的优势,积极融入全球垂直化专业生产,前期以劳动密集型生产要素为主,国内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吸纳了 OFDI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的涌入。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迫在眉睫。在国内产业链攀登升级的过程中,国外先进生产工艺的引入与国内“干中学”的氛围,推动我国工业制成品质量与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从而生产并出口高质量与高技术含量的商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出口品技术的差距。

三、我国的贸易产品结构分析与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演变

本文重点围绕 1995 年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进行分析。从细分产品来看,图 2 从产品种类更直观的反映了这 6 个时间点的出口变化。鞋类和纺织与服装长期保持较高的出口份额,塑料橡胶制品、机器与电子产品、皮革类出口份额位于第二梯队,木材类种类相较 2015 年有所下降。2018 年,我国纺织与鞋类产品出口量不断提升,反映出我国传统产业比较优势集中在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纺织与服装产品,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完善,使出口产品实现升级换代,机器与电子产品等技术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量呈上升趋势。

本文从贸易联系强度层面分析这 6 个时间点以来中国贸易结构的空间格局演变。贸易联系强度体现了国与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反映国家间空间关系和对外经济联系的强弱。本文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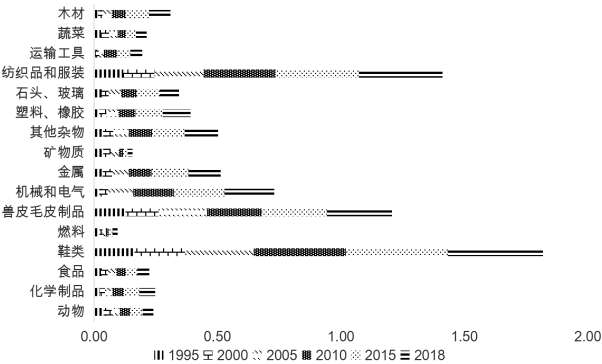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不同时间节点细分产品出口动态份额变化

鉴引力模型来测度国家间的贸易引力,即贸易联系强度。具体公式如下:

$$R_{ij} = K \frac{\sqrt{P_i G_i} \sqrt{P_j G_j}}{D_{ij}^d} \tag{4}$$

式(4)中, R_{ij} 表示 i 、 j 两国的贸易联系强度; K 代表常数,一般取值为 1; P_i 和 P_j 分别表示 i 国和 j 国的人口数量; G_i 和 G_j 分别表示 i 国和 j 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D_{ij}^d 表示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 d 代表距离衰减指数, d 值越大,表明两国间贸易引力因距离增加衰减的速度越快,本文 d 取值为 2。上述涉及测算的人口和进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国家间距离数据根据世界地图 SHP 地图,使用 ArcGIS 软件进行提取。图 3 为依据贸易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其他 52 个国家 6 个时间点的贸易联系强度值,使用 ARCGIS 10.2 进行可视化分析。

从空间分布状况来看,与中国贸易联系比较紧密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欧地区,与拉美国家的贸易联系强度最弱。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于与中国地理位置相毗邻的优势及历史因素,与中国贸易联系强度比较大的国家有日本、韩国、德国等亚欧国家。1995 年,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联系强度不断增强,在与亚洲、欧洲继续保持较强贸易联系的情况下,与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拉圭等国的贸易联系强度也明显增强;2000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使世界各国贸易受损,但从空间特征来看,中国与亚洲各国的贸易联系仍保持良好势头,特别是中越之间的贸易联系强度取得长足进步,增长了

1.04 倍;2000—2005 年,伴随着入世的脚步,中国与巴拿马、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拉美、非洲国家贸易联系强度增速加快;2005—2010 年,随着融入 WTO 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然而,这一时期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导致中国与欧美等国的贸易联系强度

增速明显放缓;2010—2018 年,受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影响,中国与亚非国家的贸易联系强度愈加紧密,贸易重点转向亚非国家。表 2 整理了中国对各地区进出口的份额变动以及代表性国家与中国贸易产品组 RTV 的主要集中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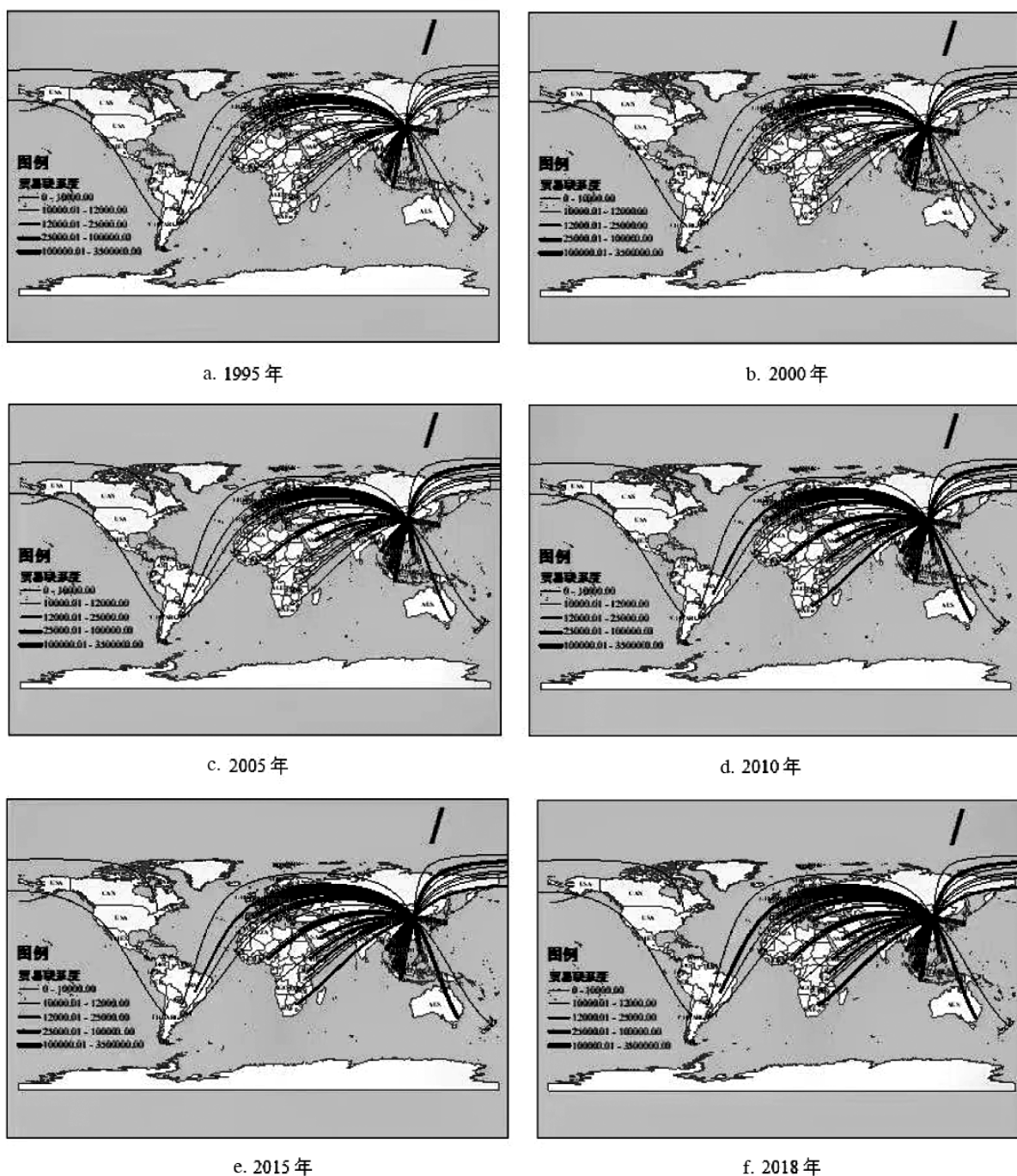


图 3 1995—2018 年中国贸易联系强度时空演化特征

表 2 6 个时间点中国对各地区进出口变化趋势

地区	份额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代表性国家	贸易联系强度变化趋势	RTV 集中区域(2018 年)
东亚与太平洋	出口	0.57	0.48	0.41	0.37	0.40	0.38	日本 韩国	基数大,呈波动增长趋势	1、8、15
	进口	0.46	0.49	0.51	0.47	0.45	0.44			15、18、20、21
欧洲与中亚	出口	0.15	0.19	0.23	0.24	0.19	0.21	德国 英国	弱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2010 年后呈缓慢下降趋势	1、15、21
	进口	0.20	0.18	0.15	0.17	0.19	0.19			15、18、20、2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出口	0.02	0.03	0.03	0.06	0.06	0.06	墨西哥 巴拉圭	基数较小,2010 年后呈缓慢下降趋势	15、18、21
	进口	0.02	0.02	0.04	0.07	0.06	0.07			8、9、15、21
中东和北非	出口	0.02	0.03	0.04	0.05	0.06	0.05	沙特 埃及	2010 年后呈持续下降趋势	1、8、15
	进口	0.02	0.05	0.05	0.07	0.06	0.08			11、16
北美	出口	0.18	0.22	0.23	0.19	0.19	0.21	美国 加拿大	2010 年后呈缓慢下降趋势	1、15、21
	进口	0.14	0.12	0.09	0.08	0.10	0.09			15、19、20、21
南亚	出口	0.02	0.02	0.02	0.04	0.04	0.05	印度	基数较大,2010 年后急速下降	15、18
	进口	0.01	0.01	0.02	0.02	0.01	0.01			4、9、18
撒哈拉以南非洲	出口	0.01	0.01	0.02	0.03	0.03	0.03	南非 坦桑尼亚	基数较小,2010 年后先下降后缓慢增长趋势	1、9、15
	进口	0.01	0.02	0.03	0.04	0.04	0.04			1、4、8、9、15

注:份额的单位是百分数;RTV 集中区域为分别选取 2018 年中国对代表性国家出口、进口份额前三产品组所对应的 RTV 排序,对于重复的产品组进行合并。数据来源于 WITS 数据库。

从 6 个时间点中国与各地区进出口份额的变化来看,除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2018 年相对 1995 年出口份额出现显著下降外,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出口份额相对 1995 年稳中有升。进口方面,北美地区 2018 年相对 1995 年出现明显下降,其他地区基本保持不变或呈缓慢增长趋势。自加入 WTO 后,我国迎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机遇,对外贸易流量规模迅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整体陷入低迷,为维护本国利益,原有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愈加频繁。由此可以看到,欧洲与中亚地区在 2010—2018 年整体也出现下降趋势,同时进口也出现缩减态势。

观察各地区代表性国家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变化情况发现,我国在延续传统纺织与服装产品组出口优势的前提下,高附加值产品组的出口也逐渐形成海外市场。从进口层面来看,中国对高附加值产品需求主要来自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欧洲与中亚地区以及北美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主要是中附加值产品组,南亚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要是中低附加值产品。结合前述分析,2010 年以后我国在欧洲与北美地区出现进口份额降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部环境对我国贸易发起的限制。

四、贸易结构演进的研究设计与动因分析

借助已测算好的显性技术比较优势指数以及主要大国贸易空间格局的变迁,构建实证模型,深入探讨驱动贸易结构演进的主要因素,在总结全

球贸易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中,为新时期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提供经验证据。

首先,考察 RTV 高、中、低技术附加值区域以及按生产阶段划分的样本内各要素对国家进出口增长的异质性表现。关于高一中—低附加值区域的划分,根据每年 16 个产品组的 RTV 值排序,分别选取值最小的和最大的 5 个产品组作为低附加值区域和高附加值区域,剩余中间的 6 个产品组作为中附加值区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产品组每年都相同,但每年产品组对应的 RTV 排序并不尽相同。具体的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ln Y_{ijt} = \alpha + \beta X_{ijt} + \gamma Z_{it} + \mu_i + \lambda_t + productgroup_i \times \lambd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5)$$

式中, Y_{ijt} 表示 i 国 j 部门 t 年的出口或进口值; X_{ijt} 代表部门层面的解释变量; Z_{it} 为对应国家层面的解释变量; μ_i 和 λ_t 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动和随时间变动的个体异质性。考虑到产品组内部可能产生的变化,还引入产品组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productgroup_i \times \lambda_t$, 目的是控制部门层面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因素对 Y_{ijt} 的影响, ε_{ijt} 表示随机干扰项,假设独立同分布。

解释变量层面,选取 rac 指数用以控制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从一国的经济规模、金融发展水平、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创新等层面将人均 GDP、监管质量、腐败控制、私人信贷占 GDP 比重、航空运输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专利申请量等因素纳入模型(见表 3),时间范围对应上文 1995—2018 年这一时间段。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解释	单位	来源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偏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RTV</i>	基于产品组的显性技术比较优势指数	1	作者计算	17 280	9.413	0.387	8.606	10.145
<i>RCA</i>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1	WITS	17 279	1.272	1.896	0	26.180
<i>agdp</i>	人均国内 GDP	美元	世界银行	17 280	23 299.820	20 730.850	618.368	87 980.700
<i>export</i>	出口	千美元	WITS	17 279	2.23E+07	6.14E+07	30.071	1.10E+09
<i>import</i>	进口	千美元	WITS	17 280	2.36E+07	6.06E+07	3 925.570 0	9.50E+08
<i>gov</i>	监管质量	1	WGI	14 400	0.731	0.825	-1.300	2.100
<i>corru</i>	腐败控制	0~100	WGI	17 280	0.710	1.085	-1.394	2.470
<i>air_line</i>	航空运输量,注册承运人全球出港量	次	世界银行	17 280	587 081.900	1 508 742	900	1.00E+07
<i>tel</i>	移动电话用户	每百人	世界银行	17 280	75.283	47.339	0.008	180.183
<i>stable</i>	政治稳定和非暴力	1	WGI	17 280	0.274	0.877	-2.375	1.760
<i>fdl</i>	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 GDP 比重	%	世界银行	17 280	86.623	49.725	9.686	217.760
<i>patent</i>	专利申请量	每人	世界银行	17 280	31 533.600	112 333.200	2	1 400 000
<i>infor</i>	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指数	1	WDI	10 080	6.767	2.487	0	10
<i>edu</i>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7 280	9.518	2.554	2.800	14.100

表 4 汇总了相关结果。由于企业信息披露程度(*infor*)的数据最早开始在 2005 年,为保证研究的完整性,本文进行了包含和未包含 *infor* 的回归,可以看到,各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方向变化差异较小。以变量 *RCA* 为例,显示一个国家最初的产品比较优势越高,就越能促进进出口增长,在中、低

表 4 按高一中—低附加值产品组和生产阶段划分的出口增长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1) 高附加值	(2) 高附加值	(3) 中附加值	(4) 中附加值	(5) 低附加值	(6) 低附加值	(7) 资本品	(8) 消费品	(9) 中间品	(10) 原材料
<i>RCA</i>	0.031 8 (0.039 4)	0.017 2 (0.035 3)	0.155 1 *** (0.052 1)	0.185 1 *** (0.051 1)	0.178 8 *** (0.042 1)	0.175 7 *** (0.045 7)	0.031 2 (0.228 2)	-0.539 6 *** (0.135 3)	-0.201 9 (0.215 8)	-0.031 0 (0.055 4)
<i>agdp</i>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i>corru</i>	0.082 1 (0.118 6)	0.043 9 (0.139 6)	0.292 4 (0.261 2)	0.236 8 (0.187 3)	0.100 3 (0.132 1)	0.017 1 (0.126 6)	0.047 1 (0.154 6)	-0.103 9 (0.119 8)	-0.245 5 (0.185 3)	0.092 4 (0.174 4)
<i>air_line</i>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i>tel</i>	0.004 0 *** (0.001 0)	0.003 8 *** (0.000 9)	0.003 4 * (0.001 7)	0.003 9 *** (0.001 4)	0.003 2 ** (0.001 4)	0.005 1 *** (0.001 5)	0.002 5 ** (0.001 0)	0.002 6 ** (0.001 0)	-0.001 9 (0.002 3)	0.0045 *** (0.001 3)
<i>stable</i>	-0.105 6 (0.085 6)	-0.086 9 (0.103 1)	0.131 3 (0.146 7)	0.015 1 (0.115 7)	-0.003 2 (0.101 4)	0.020 9 (0.109 9)	0.088 7 (0.092 9)	0.122 1 ** (0.048 3)	0.138 3 (0.113 1)	-0.041 7 (0.069 1)
<i>fdl</i>	-0.004 3 *** (0.001 2)	-0.003 7 *** (0.001 2)	-0.000 8 (0.002 1)	-0.001 8 (0.001 9)	-0.001 6 (0.001 6)	-0.003 1 (0.002 0)	-0.000 9 (0.001 4)	-0.001 0 (0.001 3)	-0.001 3 (0.002 4)	-0.002 5 * (0.001 4)
<i>patent</i>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i>edu</i>	0.0224 (0.0447)	0.083 9 * (0.042 8)	0.015 6 (0.058 5)	0.102 1 (0.076 5)	0.027 1 (0.049 2)	0.099 7 (0.073 5)	0.102 1 ** (0.048 3)	0.126 0 ** (0.049 8)	0.107 4 (0.094 2)	0.125 1 ** (0.050 1)
<i>gov</i>	0.069 3 (0.047 8)	0.016 8 (0.035 0)	-0.018 9 (0.055 6)	0.012 0 (0.035 3)	0.047 5 (0.051 4)	0.032 0 (0.041 1)	0.016 5 (0.042 2)	0.015 7 (0.021 9)	-0.025 4 (0.053 9)	-0.001 2 (0.028 1)
<i>infor</i>	- (0.019 9)	0.024 7 (0.019 9)	- (0.019 9)	0.014 2 (0.017 3)	- (0.017 3)	0.050 4 * (0.026 9)	0.029 2 (0.027 0)	0.050 0 *** (0.013 1)	0.026 9 (0.058 3)	0.048 8 (0.031 2)
常数项	13.601 4 *** (0.423 1)	14.221 1 *** (0.615 3)	14.575 4 *** (0.524 9)	12.142 *** (0.731 5)	12.872 9 *** (0.428 3)	11.121 9 *** (0.845 0)	14.331 5 *** (0.506 3)	14.490 6 *** (0.548 4)	14.078 8 *** (1.082 1)	11.848 7 *** (0.580 0)
观测值	3 600	2 520	4 318	3 024	3 600	2 520	504	504	504	504
<i>R</i> ²	0.802	0.789	0.792	0.795	0.796	0.791	0.991	0.987	0.965	0.994
国家固定	Y	Y	Y	Y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	Y	Y	Y	Y	Y	Y	Y	Y	Y	Y
产品组—年份	Y	Y	Y	Y	Y	Y	Y	Y	Y	Y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 t 值。

附加值产品组尤为显著。相较之下,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 *fd* 指标则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减缓效果,且在高附加值区域显著。这可能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尽管民间借贷、社会融资方式得到长足发展,但限于高附加值区域的行业壁垒存在,导致新企业难以进入,大量资金流向中低端产业,相对降低了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份额。*agdp* 系数符号为负但影响较小,体现了随着购买力增加,人们可能会选择购买舶来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出口。*tel* 变量显著为正,表明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利于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整体增长 *corru*、*stable*、*patent*、*edu*、*gov* 系数符号为正,经济意义显著。

按生产阶段划分的结果表明,比较优势越高的消费品倾向于降低出口。这是由于消费品具有满足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属性,产品复杂度与质量越高,就越倾向于留在国内市场被本国消费。其他变量含义基于与上相同。

从各国每年最大出口、进口部门对应 *RTV* 位序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就是将各国每年最大出口额、最大进口额对应部门的 *RTV* 所在位序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影响国家出口升级的影响因素。通过部门层面数据的筛选、提取,形成了 36×24 的面板数据。由于被解释变量为离散的有序变量,同时又是面板数据,此处选取固定效应有序 Logit 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beta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Y_{it} = D \quad \text{if} \quad c_n < Y_{it}^* < c_{n+1} \quad (7)$$

式中, Y_{it}^* 代表潜变量,将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与有序因变量关联, Y_{it} 的取值为 D , 范围是 1—16。 c_n 代表切点。 μ_i 和 λ_t 含义如上,代表不随时间变动和随时间变动的异质性特征,假设 ε_{it} 独立且服从标准 Logistic 分布。表 4 为基于条件极大似然思想使用 BUC estimator 估计的回归结果。

由于此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最大出口、最大进口产品组对应 *RTV* 的排序,或者更简洁地说,代表着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与否。可以发现,一国比较优势 *RCA* 提高不利于本国贸易结构的升级,这可能的原因是各国更倾向于实施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出口战略,困于“比较优势陷阱”。此外,与

表 4 不同, *tel* 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负,由于信息通讯技术运用从广义上接近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范畴,体现了上述二者“双刃剑”的一面。表 5 中最后两列显示了混合排序模型的最大出口、进口回归结果,系数符号同第(1)列~第(4)列基本一致。

表 5 最大出口、最大进口产品组对应 *RTV* 排序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1) 最大出口	(2) 最大出口	(3) 最大进口	(4) 最大进口	(5) 最大出口	(6) 最大进口
<i>RCA</i>	-0.786 1 ** (0.382 7)	-0.791 4 * (0.441 6)	-0.198 6 (0.207 4)	0.222 3 (0.280 1)	-0.633 0 *** (0.242 1)	-0.000 7 (0.053 0)
<i>agdp</i>	0.000 1 (0.000 1)	0.000 5 ** (0.000 2)	0.000 2 * (0.000 1)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1 *** (0.000 0)
<i>corru</i>	0.378 7 (0.859 0)	0.049 2 (1.360 8)	1.128 7 (0.974 8)	1.248 5 (1.417 8)	0.739 0 (0.577 8)	-0.468 2 (0.478 0)
<i>air_line</i>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i>tel</i>	-0.023 6 ** (0.011 1)	-0.047 3 *** (0.014 5)	-0.029 0 ** (0.011 5)	-0.051 6 *** (0.016 2)	0.003 8 (0.006 8)	0.016 2 ** (0.007 8)
<i>stable</i>	-1.938 0 *** (0.625 6)	-0.555 3 (0.585 3)	-0.804 8 (0.491 0)	-0.406 2 (0.743 9)	-0.563 9 (0.426 2)	-0.053 6 (0.459 3)
<i>fd</i>	-0.009 4 (0.015 3)	-0.019 3 (0.016 2)	0.016 9 * (0.009 7)	0.029 1 * (0.015 6)	-0.005 7 (0.007 9)	-0.002 5 (0.005 1)
<i>patent</i>	-0.000 0 *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i>edu</i>	-0.178 8 (0.343 8)	-1.196 9 ** (0.596 7)	0.588 7 * (0.322 9)	0.012 8 (0.558 7)	-0.276 2 ** (0.139 8)	-0.486 5 *** (0.166 3)
<i>gov</i>	0.666 8 * (0.382 5)	0.298 8 (0.326 2)	-0.782 3 * (0.403 0)	0.239 3 (0.578 7)	-0.531 2 (0.429 2)	-0.268 6 (0.387 0)
<i>infor</i>	- -	-0.060 7 (0.168 6)	- -	0.036 6 (0.226 2)	-0.031 6 (0.117 9)	-0.159 4 * (0.088 1)
观测值	5 280	2 394	3 053	1 540	504	504
国家固定	Y	Y	Y	Y	N	N
年份固定	Y	Y	Y	Y	N	N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差聚类到国家层面。

更进一步,考虑贸易区域可能对一国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具体做法是从 WITS 数据库下载 1995—2018 年 36 个国家对应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数据,从中筛选出本文研究范围内与各国相对应的其他 35 个国家数据,通过对出口额、进口额进行排序,根据最大出口额、最大进口额对应的伙伴国所在地区生成新变量“*area*”,该变量可以显示当前一个国家的主要贸易流向。文中将贸易伙伴国所在的区域划分为“南美洲、北美洲、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六大类。

表 6 显示,当引入地区虚拟变量时,北美洲在第(1)列和第(2)列系数都表现为正,也就是说,主要贸易流向在北美地区的国家,有利于本国的贸易结构升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贸易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对一国贸易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

最后,考察了上述因素对中国样本的影响。为保证模型的自由度,取消了虚拟变量固定效应

引入,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本文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从第(3)列~第(5)列来看,*RCA* 变量前的系数与前文呈现的结果保持一致。*edu* 这一代表教育投入的变量对出口量以及高附加值出口起到了正向作用,科技发展水平能够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质量提升。私人信贷的符号是负的,体现了由于金融渠道原因,我国民间资本资金流向中低端产业,相对降低了高区域的出口。该表阐述了在复杂变动的国际贸易规则与机遇挑战并存的情况下,高附加值产业大多集中在化工、机械、装备制造、光学仪器等技术领域,具有保密性强、科技研发投入量大、生产培育周期长的特点。因此,良好的创新与营商环境的培育,以及从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转变中的注重量到注重

表 6 引入贸易主要流向虚拟变量以及中国样本的因素分析

变量	(1) 最大出口	(2) 最大进口	(3) 中国	(4) 中国滞后一期	(5) 中国— 高附加值
<i>RCA</i>	-0.754 6 * (0.446 4)	0.259 1 (0.287 2)	0.005 0 (0.137 2)	-0.047 6 (0.091 2)	-2.105 1 ** (0.602 3)
<i>agdp</i>	0.000 5 ** (0.000 2)	-0.000 1 (0.000 2)	-0.000 1 (0.000 1)	-0.000 4 (0.000 6)	-0.000 4 (0.001 4)
<i>corru</i>	0.360 3 (1.264 4)	1.016 9 (1.423 0)	0.034 5 (0.095 3)	0.292 3 (0.972 3)	0.462 6 (1.389 6)
<i>air_line</i>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i>tel</i>	-0.050 2 *** (0.015 5)	-0.049 8 *** (0.017 0)	0.013 1 *** (0.003 4)	0.010 7 (0.022 4)	0.000 6 (0.029 5)
<i>stable</i>	-0.556 1 (0.660 0)	-0.599 1 (0.745 7)	-0.587 7 *** (0.045 9)	-0.278 3 (0.397 7)	-1.043 1 (0.974 7)
<i>fd</i>	-0.015 1 (0.014 5)	0.031 6 ** (0.015 6)	-0.014 9 *** (0.002 6)	-0.009 3 (0.007 5)	-0.017 2 (0.009 6)
<i>patent</i>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i>edu</i>	-1.074 4 * (0.591 3)	0.064 9 (0.582 4)	0.970 7 *** (0.157 9)	0.838 2 ** (0.291 4)	1.014 1 * (0.416 4)
<i>gov</i>	0.252 6 (0.326 9)	0.322 7 (0.560 3)	0.091 1 ** (0.039 3)	0.108 6 (0.574 2)	-0.029 0 (0.784 8)
<i>infor</i>	-0.083 5 (0.163 1)	0.078 5 (0.213 0)	-	-	-
北美洲	0.746 0 (0.720 4)	0.452 0 (0.738 5)	-	-	-
南美洲	-0.939 4 (1.886 6)	-2.517 6 *** (0.840 4)	-	-	-
大洋洲	-10.190 3 *** (1.200 5)	-13.954 0 *** (1.283 6)	-	-	-
欧洲	-0.042 9 (1.825 0)	-0.851 9 (0.575 0)	-	-	-
非洲	4.374 3 ** (2.215 0)	-	-	-	-
<i>ln_export</i> (滞后一期)	-	-	-	0.604 -6 *** (0.117 -0)	0.301 -4 ** (0.101 -3)
常数项	-	-	11.515 -1 *** (0.568 -6)	2.800 -6 (1.957 -4)	8.004 -7 (4.046 -1)
观测值	2 366	1 512	320	320	100
<i>R</i> ²	-	-	0.261	0.523	0.710
国家固定	Y	Y	—	—	—
年份固定	Y	Y	N	N	—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 t 值。

质的转变,在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时应从教育、政府引导、市场公平开放、消除壁垒等因素出发,保障公平竞争环境。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我国出口产品组逐渐向中高端区域移动,高附加值区域的产品平均出口份额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在空间格局上与世界各地的联系不断加强,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呈现出相似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持续上升,出口竞争力逐步接近部分发达国家水平,研发投入已基本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但同时也存在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仍集中在低附加值区域、消费品进口长期处于低位等诸多问题。

我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推动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表现优化贸易结构。优化贸易结构对于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继续深入经济全球化的选择。从横向维度,我国坚持自由贸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与新兴贸易伙伴往来,实现互利与优势互补。从纵深维度,我国在引入外资与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促进了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70 年来,中国外贸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发展历程,也为从多到强的下一阶段积蓄了坚实力量。

(二) 政策建议

首先,积极应对外部需求萎缩,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目标,必须完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三链合一。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到一个增长速度放缓的发展阶段。全球价值链也在逐渐重塑,直接影响各国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疫情之下,原本的国际贸易格局又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主动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在固链、强链等领域下硬功夫,努力实现价值链的延伸和升级。另一方面,构造以我为主的生产循环模式,培育国内国际双循环贸易促进的发展新格局,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分工的比较优势,提升出口创新能力。

其次,释放市场潜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大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简化原产地规则以方便中间品进出边境,为出口产业跨境流动提供便利。保护知识产权,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并夯实一个竞争驱动的市场机制,减少区域内“成本型、寻租型”壁垒,打破融资壁垒,引导民间融资朝着中高附加值领域投资,促进企业升级。制定差异化的支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政策,减缓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实现企业在市场经济地位的优胜劣汰。

最后,发挥数字经济作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全球经济数字化与服务化快速转型,改变了全球贸易方式和贸易对象。国家应支持并推动企业从“传统生产”向“数字技术”转型的进程,帮助企业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全环节实现更智能、精准、高效,实现降本增效,向世界市场提供科技复杂度较高的产品。

参考文献:

- [1] 文东伟. 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分布及其国际比较[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10): 29-34.
- [2] WANG Zhi, WEI Shangjin, YU Xinding, et al. Global value chain over business cycl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22, 126(9): 1-17.
- [3] 魏浩, 李晓庆. 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世界经济, 2015, 38(8): 56-79.
- [4] 郭守亭, 张旺虎, 刘泽杰.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75-87, 126.
- [5] 王直, 魏尚进, 祝坤福. 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9): 108-127.
- [6] 盛斌, 毛其淋. 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J]. 世界经济, 2017(12): 52-75.
- [7] 易先忠, 欧阳峤. 大国如何出口: 国际经验与中国贸易模式回归[J]. 财贸经济, 2018(3): 79-94.
- [8] 王长明, 赵景峰. 新发展格局下出口效率升级的产业战略选择: 产业融合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1(10): 43-52.
- [9] 唐宜红, 张鹏扬.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J]. 国际贸易, 2020(11): 4-10.
- [10] 沈玉良, 彭羽, 高疆, 等. 数字贸易发展新动力: RTA 数字贸易规则方兴未艾——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分析报告(2020)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1(1): 3-16.
- [11] TACCHELLA M, CRISTELLI G, CALDARELLI A, et al. Economic complexity: conceptual grounding of a new metrics fo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3(8): 79-129.
- [12] 王雅琦, 余森杰. 进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价格汇率传递率[J]. 经济学(季刊), 2020(3): 847-874.
- [13] 孙天阳, 陆毅, 成丽红. 2022. 港口管理“放管服”改革与出口结构升级[J]. 世界经济, 2022(3): 134-160.
- [14] 杨连星, 顾畅一. 比较优势视角下的进口结构与城市创新[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12): 101-117.
- [15] 王洪庆, 张莹. 贸易结构升级、环境规制与我国不同区域绿色技术创新[J]. 中国软科学, 2020(2): 174-181.
- [16] 樊纲, 关志雄, 姚枝仲. 国际贸易结构分析: 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 经济研究, 2006(8): 70-80.
- [17] BALASSA B.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65, 33(2): 99-123.
- [18]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2): 21-37.
- [19] HIDALGO C A, KLINGER B, BARABASIA A L, et al.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J]. Science, 2007, 317(5837): 482-487.
- [20] ACKERBERG D, CAVES K, FRAZER G.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s [R]. Munich: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2006.
- [21] 张军, 施少华.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1952—1998[J]. 世界经济文汇, 2003(2): 17-24.

(本文责编: 辛 城)